千頃齋初集

千頃齋集卷之十四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序

錢肇陽四書證義序

治四子言者漢有詁唐有疏宋有箋至紫陽子而集其大成尊紫陽者絀漢詁然而紫陽證漢詁者也非盭漢詁也何者微漢詁靡所啟紫陽也悅東越者詆紫陽然而東越證紫陽者也非

發紫陽也何者微紫陽靡所啟東越也紫陽以漸修標義為學人立法東越以超頓明宗為上根設智夫頓之與漸則有間矣然以紹明聖真而發揮道妙則可互相證不必兩相非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遐想吾夫子當年微詞奥旨即及門七十子已不盡領畧其槩或一再傳而失之况閱千百歲而下火於秦蝕於壁亥豕魯魚於傳寫而必欲字比句櫛執一家之見解為印聖之筌蹄不幾彌索而彌晦乎故紫陽

未竟之秘未必不待後人之參訂也今東越生
而同堂出疑義相送難未必不迺然解順也而
柰何各立門戶以相掊擊室之戈而衷之甲爲
則淺之乎求紫陽而不善證焉者之過也紫陽
之學未嘗不精其深心微義徹上徹下未嘗不
玄不妙學者不察淺而求之訓故疏釋則以爲
是口耳記問之業不若東越之新奇可喜標指
見月厭家珍羶異錯紛紛多岐亡羊滋甚則亦
不善證紫陽者之過也雲間錢肇陽氏少而沉

酬四子潛心鑽研著證義一編一禀紫陽功令而間折衷東越諸論著補其所未備不鑿空不駕奇縱衡參伍明白了洞要以抒其胸之所見與學之所得以共明聖人之道而已其言曰以書證書以紫陽證紫陽破執着之非以明無意必固我本旨嗚呼尊紫陽而不泥紫陽斯其爲善證紫陽者與編刻於金臺一時館閣鉅公無不珍啇大中丞曹公見而心賞曰是宜司南學者盍廣其傳以爲尊朱之鼓吹學者由證義證

朱傳由朱傳證四子則一切謬悠之說當廢然
而自反其亦庶乎不以訓故疏釋求紫陽而無
負大中丞公作人之盛心也哉

又

葢家伯氏爲余言雲間錢氏之多儁吾於南雍
得穉宣於南闈得穉文二惠競爽意以爲機雲
復出本之家學則其家大夫肇陽先生淵源所
自云先生業制舉即有志聖賢之學公車下帷
足不窺園日手四子言濡首果腹其中間有疑

義面壁鑽研不逌然黙胸不止丙夜有得輙披衣燃燭手自疏記績有成帙題曰證義余授而卒業大都濬發慧心剖抉靈秘以眉山廬陵之口闡洙泗濂洛之旨深言之剌肩淺言之近帶極言之中竅引言之省括大言之彌六虛小言之入無間宗紫陽之功令而融其拘師姚江江門之玄解而汰其寂即不規規宋人䲹括而沿流泝源由本達枝語語皆周程心印自非腹笥半豹目破全牛何能透悟爾爾葢洵學海之梯

航抑亦玄珠之象罔矣乃伯氏又爲余言先生
內行修潔惇孝友韡族剳腴產三百贍其不能
舉火者生平寧澹出之天性笙絲不入耳紈綺
不被躳盛年不再娶姬姜孌童不御左右讀其
省言之作髪爲埬頮爲汗則又非高張其舌昇
㾀其躳者埒也今人動稱講學亦動惡講學秋
天泥淖至以仁義爲奸窟有如先生之斤斤踐
履心迹雙符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卽借爲道學
解嘲可不可乎二子稟先生庭訓束脩至誼進

文章而道德之異時譚文者以先生爲明名而二子爲軾轍譚學者以先生爲大中而二子爲灝頤譚世德者以先生爲太丘長而二子爲元季方則先生之自證與證於二子者又不獨二陸之華僅僅詞賦稱雄已也余不佞敝以三不朽期先生父子而證之家伯氏

刻禮記明文正鵠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而　國朝因之鄉會闈三載再闢毋賢書出學士遵爲嚆矢如射

的然夫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苟無常儀的卽貫
虱中秋毫没石飲羽猶妄發也文亦有儀的其
於制義則程墨是已程者衡也上以衡士使就
式焉墨則士自爲程引繩削墨而方員曲直顯
若畫一有偭於先訓且以不適罰矣宜士之赴
若鵠也乃今功令歲申士習歲詭秩宗氏字糾
句摘窘於爰書而或妄意其先末後本峻綱於
毛膚薄繩於神理障川廻瀾之效亦遂能廓如
如韓退之時乎夫文以譯經也昔先正之文大

都元本六經出入諸史而後旁及子家參伍儒學以暢其支而窮其變故雖言人人殊皆能自傳其意以與聖賢之旨合今且尊子畀經叛儒佞佛拾發冢操戈之殘瀋發喚嚨聾瞽之悠譚搦管災梨汗牛充棟而經生家益襲爲套括倚爲捷徑餖飣襞積以徼一日之遇吾事畢矣豈惜身後名而俟之沒世不可知之人爲且上之所禁若此所收若彼今之主司亦昔之舉子宿暈飫其膏肓新聲贊其快耳如丁長孺所云不

能使主司去胥目而欲令舉子去胥心庸可冀乎故欲釐文體在明經術欲明經術在屏異說欲屏異說在禁坊刻時文而一以程墨爲鵠士非六籍無宗也非先秦子史唐宋諸大家無涉也非濂洛關閩之語無從帖括也能有結撰非抒其胸中之所自得無從獵取也養根以俟實加膏而希光綺障不黜而自消限字不嚴而自簡矣葢余之謬爲管窺者如此問以語二三同調無不逌然解頤而友人陸生元美猶願有復

日戴記故少坊刻業禮家膏肓未瘉也而程墨未有定盍選諸余謂禮之套括昔病腐今病浮浮與詭等耳則曷不以先進鵠之無論弘正即嘉靖中葉漸入綺靡然觀其制舉文往往通經窮理按物肖形其傳神寫照處有今人不能道隻語者柰何以陳人之謦咳舍之吾於弘正取其質有文者汰其僿於嘉靖取其格法森而華寔茂者汰其支慶曆近製取其詞理雅馴之不謬先程者汰其浮與詭雖畧古詳今亦就俗性

之所近而加撓搏焉其於人人較易耳錄先程後壘殫半載目力而後竣事題之曰明文正鵠以公同志使高者神游彀中巧運象外次亦斤斤彀率如矩如附無失我　聖朝制科之意是亦鍼時之一法也若夫布侯張機省括合度範千萬人之巧力以共射一招則衡文者方起代維衰余何閒焉

刻明表練影編序

表之言標也辟物之標要在章顯而駢麗之上

何蓋頌主德述下情明已意象物則其言則巖廊獻納着野語不得其體則揚厲鋪張着酸語不得其法則莊雅典重着寒儉廉纖語不得使事毋貪纍結則意掩鏤詞毋巧綺靡則神傷博以取材毋曼衍而夸頌以寓規毋憤厲而激惟剟律呂諧宮商絕繁縟抒眞素色契玄冥而聲中疏越意若貫珠而詞如束帛是爲鸞掖之鴻章斯乃韻語之極則矣瑰麗推唐類諧而事核故模唐者以王駱爲宗爾雅擅宋采動而神流

故倣宋者以歐蘇爲的自非然者卽博侈五車奇鬬一字於渾噩之體何當焉今學士家亦用四六應制科而困於帖括其於儷偶駢語輙曰雕蟲小伎取闈中咄嗟辦第楞腹空拳應之其贍者不過掇殘瀋賸香言之無文安問體法此喬君求氏練影編之所爲輯也君求腹富經笥胸懷絡璧苦心漁獵積有時月於程墨取精而旁及館課家藁與客勿奏對之篇則余有弋獲間亦佐其什一公之梨棗司南同志亦曰笵古

以今溯源自委俾取具材中試毋窘於枵腹空
拳則法後王便耳若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虞夏
之謨典用休文之聲律寫子瞻之興致遠追徐
庾近接宋元是在讀者之得意忘筌不則偷香
拾瀋又寶雕蟲者口矣

南國觀風錄序

直指使者清淵曹公奉璽書督應天等六郡輶
軒四履從舉刺之隙都試部中諸生而手其甲
乙若剖蒼素數一二無錙銖失事竣遴其嫺於

詞不詭於理者付之攻木題曰觀風錄而屬余
不佞叙簡端余謂風胡以觀也起青蘋搏羊角
而上是非可物色也而逆逆得之於其聲若比
類而觀則漆園所云人籟是已乃班史謂民函
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
茲炎炎詹詹寄之口吻者顧繫之風奚也毋亦
以呈須抽心非雕非蔚攄二儀之苞符發六籍
之靈祕尤稱人籟之至者乎在昔詩陳四始風
歗三吳彼其時文教未通中國故耳然而東魯

精華得者言偃列國聲歌札肆識焉夫夫非菰蘆中產乎炎漢而下作者代興人握泉岱之珍家耀湘中之寶其後一變爲典午之玄言再變爲齊梁之綺語雕龍繡虎林薈川冲至趙宋氏二朱之經術出而後粹然一軌於正今之留都與夫皖城大郡宣州秋浦姑熟桐汭則古句吳之墟而江左之風流在焉自　高皇帝龍飛南甸此地遂稱豐鎬而茲列郡者乃得比於三輔首善二百年來樸棫薪楢無斁譽髦斌斌人文

甲於縣寓而直指公復加意章縫誘進以仁義
冶鑄以詩書一時士心翕然滌腸煎慮務畢其
技以求當公指今讀其所錄文言不一腔均麗
於法體不一局均澤於雅黜東晉之塵譚敦紫
陽之實詰洗風雲月露之靡尋洙泗河洛之源
斯亦三籟之正始而南國之鉅觀矣豈所謂剛
柔緩急水土之風固然耶抑直指公所誘進而
冶鑄足風之也藉令孔子刪詩而當今代其能
亡進諸士於言偃首吳風而賓之上國乎夫士

民之觀也吳天下之觀也風民以士風天下以吳異特公采風而貢之當宁當宁將衡而問吳風何以顧化若是必喜而重吳吳重則天下響應吳如

高皇盛際時則斯錄也其公同風之左券也夫

孺初毛公制義叙

越新定孺初毛公以公車聯第拜雲間李雲間故嚴郡李佐直指行部兼督四郡大小獄其劇倍它署公去諸生不能一歲所脫鉛槧而爰書

郢斤丁刄練若素官門以外如春門以內如秋輶軒所至氓愉吏肅卽需雲之臨照威鳳之翔集不翅也余始與公交卽之溫然若賓冬曦聽其譚娓娓然若霏玉屑久而醉其德陶陶然若金薤沃而醍醐灌則私竊自幸以為獲從公後左右提引而匡其不逮可無大郵於羣僚百姓旣而迹公政乃與其人合其平衡其瞻冰其鑑秦銅其持岱嶽其發谿砮不獨負台鼎之稱蓋巳具廊廟之器矣乃今復卒業公文則與到筆

隨神傳景會其淸曠絶俗如辟塵之犀其詞源
逄湧如百斛之泉其機鋒銛利如吳鉤新硎水
斷陸剸其疾驟急馳如八駿西極萬里一息至
其靈鑰自開雄姿獨勝又如奏洞庭而酣鉅鹿
聞之魂揺見者辟易公所謂詞壇之飛將文塲
之驍騎非耶固宜其標異舞象縈試前矛一發
而無留行也余於公亡能爲役獨以其人知其
文以其文益信其人與政公殆緣儒飾吏輔律
以經合由求游夏爲一科者哉何兼材而雙詣

若是諸序公文者類詫其山川侈其家世以爲
靈秀孕毓之奇而余獨詳於德器吏治推明元
本所自盖亦子輿氏知言之旨也異時者公秉
樞衡握三寸銀不律而鵠多士扶衰濟溺砥柱
廻瀾則茲文其左劵矣

張茂卿初硎草序

余課帷中弟子其試第一而得雋者三若龔與
嘉張茂卿范文若皆菰蘆異品也與嘉名藉甚
于衿文若則童牙稱奇髮未覆額時業補邍掖

有聲矣茂卿舞象困白衣余從暗中摸索卽詫爲東南之寶延之衙齋命兒龍師友焉余因獲悉其帳中之閟間有結撰輙拈示余余每效它山之攻出機鋒相送難逌然若以水投水靡弗入也而邑侯劉公李公華亭侯熊公淸溪侯金公郡侯蔡公毛公直指使者黃公楊公並一時人倫鑑鑒裁玄朗亡不前矛茂卿者茂卿名益噪文亦益工遂以其秋登賢書聯擢高第人以奇茂卿且以奇余射覆之非謬茂卿豈藉余奇

實奇余矣余觀茂卿學亡所不綜材亡所不詣世人枵腹刳腸猶窘步於尺幅茂卿則洸洋浩肆若出之倒囊世人枯鬚腐豪或挫鋭於衝風茂卿則咄嗟淋漓可就之擊鉢固宜其俛發捷收一舉無留行爾爾乃茂卿德厚信矼器沉而韻古意若悔其業之未究而不欲以一第滿者其言弖治源流得之外祖林文學文學故陸宗伯高第而王相國畏友也嵌光剷采以詒茂卿世因知有文學人以為史遷之楊子幼甯氏之

魏陽元茂卿實過之茲特其發硎始耳嗚呼余之奇茂卿也獨文乎哉

范文若十三篇序

文若幼負童烏十二受知許大令十三青青子衿矣既浮湛諸生皮相者不無青白眼文若由由自若也歲甲辰余至海上文若以文贄余署其牘曰是汗血未齒者一日千里可竢也猶恨其癡騃半耳文若復由由自若余既愛其神駿而或妄意其不受羈馽願稍抑情而就瀍然強

文若之情就它人法文若能之而不爲也强它人之瀍而效文若情則里嫃捧心滋益醜耳故文若所得於片言不以它人連篇易文若所得於隻字不以它人累句易夫自語自言自笑自歌者文之至境也故能言巳之所欲言即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則柰之何寄籬逐武拾前人口中珠而隨里兒調笑爲文若慧性靈樞秀發天成余時加捧喝逍逍針芥會心而巧運鬼工思竆块圠有玄必鉤有語必瑰崚嶒則天柱之巔

險峭則懸崖之溜幽窅則澒洞之穴蓋玄濬得之貞父而奇宕過之孤絕得之無聲而鮮穎過之當其意到神來排雲直上超津筏而駕泬寥無論時輩捫心且令前喆披靡文若何頫喆兼至若是它人以人文文若以巳文它人無自倡之伎文若有獨到之神此文若自解自蹁不可告人者惟余與文若共賞也菰蘆中乃有此人哉同文若舉者有張茂卿齒與文若後先皆余第一人而同收於願之楊先生其名亦相亞何

先生臭味與余券若是茂卿氣豐而材橫文若氣孤而才穎茂卿則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文若則徐夫人匕首濡血立斃雖才情互歧而獨至則同宜其並爲先生所珍惜也尤有進於此者則鞠傅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粹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至寶不耀真人含光則木鷄之望景嚮無應者反走矣文若超悟起予其與茂卿質之楊先生倘以予言爲有當否

龔生北游草序

蜃樓鮫室海市之變不竆竹箭貝鏐東南之美亡盡古稱雲間材藪近則海上龔生甫丁舞象之齡業擅雕龍之譽神鋒標暎吐琳瑯於筆端骨相崚嶒挾風霜於楮上賞音諦聽哲匠咸詫爲登壇逄年多奇俗士或疑其操瑟幸哉不佞謬叨一日之知裒然子衿遂篤千秋之契生旣雅懷奇服益信余深余亦鑒負人倫徒得生重雖受唊於拙目終窅守乎玄心務寫照以傳神

期窮形而盡相初躑躅於燥吻則寸豪爲枯旣
淋漓於濡翰而縈黍罔失謝華啟秀孤芳卓爾
不羣叩寂課虛高韻超然自遠兹北游而問狂
屈益化臭腐爲神奇行南徙以搏扶搖將培風
翼於九萬葢百戰百勝徵應已效於前修愈出
愈奇異捷應收於後勁惟是俛大音而諧里耳
融意匠以游天機落落茫茫運駕風鞭霆之手
瑩瑩淨淨呈鏡花水月之觀態色俱妍無令失
瘦於相馬火候具足倍熟游刃於全牛余請運

斤生其盡堊

刻王台承戴記言泉叙

曲臺記晰它經獨繁又疏解不盡出宋人紛拏莫决經生學士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涯則師承溯而記問藉茫無統一之故故求二戴名家海內士指不一二屈問得其殘瀋剩香輙侈爲帳中之秘不肯拈示人不知臭腐神奇日新月異靈根具足隨人探取苟其濬發巧心獨刱無師之智即捨筏超乘而上何規規帖括者之

爲吾溫陵之禮倡自家衢州而廉州嗣之最後
宫端偕余代興人人遂無不名黄氏禮者雖曰
箕裘故業然而人攄慧性自出心裁固不岀局
局守舊聞也余嘗以是求友四方絫歲不得一
比來承乏海上從帷中課弟子得王生台承犢
大奇之則竊意其駒而汗血是將一日千里者
已而更以三禮家言贄則又喜其不餖飣字句
脫然筌諦蹊徑之外已徵其家世則諸父子與
舅氏喬穀侯並以禮獲雋南闈而觀察玄洲先

生又生外王父也家學淵源洵不可誣然生能
滔滔自運無沿流拾瀋近態則又寒水青藍足
爲斵輪解嘲矣海上以禮起家自玄洲先生與
潘王二三君子後先鼎足立而予與穀侯左右
之歷數試未有後起者意其在生乎生行其集
曰言泉昔人喻文於百斛之泉積不厚流不長
乃予與氏亦云盈科後進有本者如是也夫流
於旣溢後發而先至余於生有厚望矣故因生
之請遂書此以勗之

孫子京制義叙

余以三伏出都紅塵煎爍火雲鬱蒸僕夫告痡思憩道暍因息馬石城之顛得龍潭道院憩焉院故饒修竹其蔭盈畝而孫生子京結夏其中則余夙昔所神交以未及把臂爲恨者也一見投膠遂申僑札連牀握麈揚扢千秋巳出其近業相印大都腹笥半豹目破全牛抉名理於深心發壞奇於麗藻夏璜蒼若武庫森如余一披而色眩再繹而頤解忽不覺其脫炎歊而游清

冷之淵謖謖松風之襲體矣一夕散步林端觀
雨中荷珠蕩漾倏散倏圓凉飈飄飖紅飜綠皺
少焉纖月半吐樹杪浮藍湧白若鏤玉葉置水
銀池中非空非色余躍然有省大呼絕倒以爲
得文家三昧昔人鏡花水月之喻殆非虛語夫
濃靄厲風驚濤怒浪文家不可無此奇觀澄瀾
淨冰縞霜皓雪文家不可無此清籟玄圃夜光
延津豐劍文家不可無此景色秋水芙渠初日
緋杏文家不可無此姿態荷出泥以不染珠走

盤而不溢機在筆先神超法外斯亦文家之至變也而欲拈以示人則茫如泡影空華了不知其控揣之何從矣益子京與余其好爲深湛之癖同其俛悒侘傺之遇亦同既篤臭味敢忘箴砭故於敘其文也徐理水月荷珠語質之非徒訂結習之膏肓且以覯別後之修證耳

刻李伯玉二十七草敘

吳郡守豐城李公簿領文心豈弟作人月進部中士横經角秇而品其雌黄人望其腹無不洒

然易客者其長君伯玉承歡子舍昕夕稟庭訓吾伊之暇挾不律登壇于喁遞奏劍戟交加每長君出一牘吳士輙人人自廢當之辟易余北上過金閶從韋別駕許得縱觀其所論著二十七草大都抉名理於深心神玄悟於敲髓才可以無所不騁能斂而就瀘意可以無所不極能抑而殺其光收攝如在鑛之金縱發如離弦之砮娟娟僊僊如藐姑射之飡風吸露簡質玄澹如黃鍾大鏞不作錚錚細響至其興到筆酣神

飛景會又如僚之丸石之斤而丁之游刄滿志也噫嘻技葢至此乎語稱燕函粤鎛工以其方箕弓裘冶業以其世伯玉翩翩鳳毛孕靈負異揆其方則楚材徵其世則濟美當百戰三鼓之餘賈破釜焚舟之勇天方授楚前矛後勁即吳之水犀銳卒其能不避三舍也别駕請刷青以公同好丐余一言弁簡端顧余不佞何能爲伯玉玄晏惟是國寶家駒有目共賞豐城之劍光燁燁牛斗間世有望氣如茂先者必以余言爲

嚆矢異時執耳先登建旗鼓中原則茲草其一
吷也雖微渺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周蕭和白下音叙

制舉雖小伎乎然未有不繇生人熟繇苦來甘
繇絢爛歸乎淡者鏤之削丸之紮刃之游蜩之
猶掇也皆凝神嵩氣不敢懷非譽巧拙故能精
於其業矧操寸管尺幅意摹千秋以上人而肖
其脣吻情態者乎夫惟精意中鑄天機外溢巧
與法併而神與境會乃能了諸心以了諸口與

手不則如俗工畫竹胸中了無尺寸而節節爲之葉葉絫之寧復有全竹否此無它枵腹空拳伐林拾瀋心理之未凑而漁獵之競效也余於斯道蓋三折肱猶寧信度毋信足不能以牛鼎快鷄口今臣精銷亡敢向人前出片語供里兒調笑耶而晉陵周生雅稱臭味莫逆日以行卷相印可余得其月課讀之大都意匠理液去陳標新往往出人耳目外而深不違俗淺不隔雅了其意之所明行其氣之所止其於甘苦之適

生熟之妙絢爛平淡之致庶幾躊躇意滿不獨皮毛象貌之求肖而已生故名家子雁行考功公後侃侃儁聆以縈阸公車故破產圖南其子汝玉童牙稱奇駒而汗血父子相師友下帷發憤每有結撰輒豪爲腐髯爲枯即餅罄釜塵不問固宜其一變吳歈歌郢雪而國中和寡也嗚呼累貂敝搉摩成釜鬲奪駿辯入積行侊侊積學紛紛長竿短造渠不較然生勉之尤有進於是者黃鐘大呂不作細響元音天籟妙入自然

績三年馴鷄貫蝨之工于喁合奏行且陳鈞天矣淸廟播吉甫穆風而頌周宣中興之伐寧待操南音自獻其鬱輪袍哉

方生南游試草序

今世譚文章家輒推吳閩爲嚆矢然輕疾遲重各因其風韶令沉凝互極其致情韻機鋒標鮮流釆則吳儂唱以陽春脉絡理解擢髓抽筋則閩士闢其象罔辟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生臭味睎陽而岐品矣方生兆蘭者閩産也爲文斤

斤帖括守紫陽功令不佻不浮而時輔以育史腐令家言擷英而咀其華膚賦而力沉神清而藻客昏駸駸乎有大雅之遺焉其於吳士之風流巧倩拔異領新或能之而不爲顧其鎔式經詰切理厭心析絲繭而燭秋毫意吳士亦未之先也故一游南雍綮試輙屈其曹偶司成顧公目以國士不虛耳今天下文靡極矣大言小言兢效靡纖逐艷爭姸其細已甚驟聽之舌如囀鶯再索之味如嚼蠟則何如含山珍海錯之奇而

饗牢醴稻粱之適也葢此近來綺障而於吳獨先今且浸淫及閩矣生勉之其務績學以儲寶加膏而希光疏瀹詞源化閩習之鈍重摶裁意匠剪吳歈之美稗毋曰南海一漚不足爲行上國哉倘曰余閩人引生爲重則有司成之品在

堯衢古樂府序

古樂府三百篇之支裔也東西京而下獨首曹魏不失本來面目齊粱纖體遂啟唐人門戶歌行實其濫觴近則歷下瑯琊東海差稱具體北

地信陽癡黠各半李長沙以其樂府爲樂府非樂府也王元美曰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快哉斯言足爲樂府樹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乃今幾得之家小阮堯衢也堯衢天授旣高興致益復不減掊撫不必富然能幹運諸家摹擬不規規古人然亦不作開元大曆語其渾古沉雄峭峻勁爽往往淋漓盡興神境夐絕讀之令人慷慨而欷歔今擬廣二編具在其擬者巧奪造化高可粲東西京下亦不失黃

初至其滔滔自運則又超津筏而上逼昕之其若夏之璜周之璞漢之罍尊知非近代間物也尭衢它纂著業擅千秋名雄一代余弗具論獨論其所爲樂府者如此蓋尭衢於余竹林之驩殊篤恨余材不能當下駟賈其餘勇猶能鼓鬣前驅异時者尭衢登壇而執耳余請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姚如龍臥雪齋詩序

往如龍與不慧論詩云巴渝變而風雅衰一鳴

百吹逐臭循聲逐令一二傖父空腹高心謬標
旗鼓如稚子吹泥畫壺萬口一腔聽之使人欲
嘔盎拾瀋沿流至今日濫觴而甚矣吾爲詩寧
抑情而就格毋詘法以伸才寧爲藍田少陵隷
人不願作瑯琊歷下衙官故凡一言結撰必斤
斤求合語非建安黃初開元大曆無稱者人非
劉陸陶謝沈宋高岑無采者不慧獨愛其五言
排律思淵以渺詞典以則調淸以越渾渾噩噩
夏璜周鼎望而知其非近代法物也如龍今且

作子長遊涉淮泗歷青齊聽高唐易水之歌觀燕臺京闕綺麗熏心玄黄斂目其亦浸淫於大國之風乎將永矢素業弗變乎如龍德厚信矼茹淡攻苦義不以一豬肝累安邑其於鶉衣鷇食猶甘之也又安能舍故吾而投輓近之耳目爲命其篇曰臥雪齋詩噫不慧之愛如龍又不獨以詩也

龍符子賦小序

蔣中蓀氏學窮五車識辨貳負武庫不足方其

富夏璜不足擬其蒼甫丁舞象之年獨擅雕龍
之伎今讀其所爲龍符子賦者藻思雲湧縟采
霞蒸字挾風霜纂組鏤文之鬪麗唾成珠玉懸
藜結綠之誇奇二鶴爲霧羽標符比正平之鸚
鵡一品爲側生吐氣陋曲江之荔枝若覽揆之
宮商實詞壇之琬琰語是我輩定作金石之聲
寫競都人必貴洛陽之紙世固有奇男子若此
哉不佞人波斯而魂搖見大巫而氣盡此日陽
春白雪歎歌郢之和難他年羽獵甘泉應薦雄

以文似敬陳彥金謬當粃糠豈曰借鼎呂於三
都聊以吹劍首之一吷云爾

省括編題後

虎林姚元素先生懸厖常登瑣闥晴窻之暇抽
繙舊史取古人因應御變之方彙爲一帙而部
分之曰言曰事曰兵其世自周迄元其人自明
辟察相諍臣策士以逮曼纓夷隸罔不收其文
自廟算帷籌工規蕘議以及閨慧嬰智罔不採
其纂錄則本左氏短長涑水資治而旁摻子史

之雅馴者芟繁舉要由本達枝一切稗官領滑無取焉葢一開卷而千百人之幾智勇辯千百年之吉凶進退存亡消長瞭瞭如在心目洵矣保治制勝之的格君周身之彀率題以省括不虛耳直指楊公悅是編也序而公之梓則先生門人李明府爲政而某以文學掌故得與校讐之役字比句櫛補苴鈌漏庚二季乃絕會魚刻成先生謂某宜有言末繭維先生援古證今孳孳體國借彼機關發我神智合萬人以共射一

招公收決拾之利其集思廣益一何忠誠篤摯
也顧事變相錯若地形然轉盼咄嗟之間乍陰
乍陽忽不知其南北岐而東西徙宇宙古今亦
一大機局而可以陳言故牘膠柱而拾瀋哉是
趙括之以父書敗而齊威公堂上之糟粕徒詒
輪扁者誚也夫天地間霛明一氣鍾於人人則
無人無機之用矣人人有機是人人而能爲紀
目飛衛而無奈利害中縶見聞外縛旁觀夢於
聚訟當局困於掣肘嘍啨自完欵會坐失縱君

逢萌之巧即有技安施記不云乎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巳之志也人繹其志以各射其鵠機不虛張矢無妄發故功成而德行立則直指公所云澄我神識無動機心無傷手於機事眞得阿衡氏遺旨也是先生所謂省也

凌有孚詩草序 代

江郎踞姑蔑上游閩浙之水陸夷庚輪蹄輻輳令茲土者晨起鉤簿書朞會漏下六十刻目不交睫寧遑問風雅丞於今事若稍簡而職耑游

徵有飾厨傳而過者挾刺負弩候江干祖迎無
虛謦紛挐委瑣不翅倍之而有孚能於車塵馬
跡之間抽思會藻以發攄其所自得此其盤錯
奏騞恢乎游刃必有餘地矣江民故嗇于文教
其敢羣者或嚚訟逋賦至獰獷不可馴余在事
五載壹切用寛和爲理不務鷙擊有孚益加意
卯翼俗用是登禮讓而余亦藉焉以釋於皐鼛
則有孚實左右之余故察有孚之政因以知有
孚之詩詩如其政政如其詩也孔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溫柔敦厚詩教也今有孚詩具在劑文質諧宮商施於有政豈其無得於溫柔敦厚之旨而自犯腹笥之誚有孚眞不負詩哉有孚之王父曰開府公經術吏治彪炳一時而有孚克世其弓冶其以詩緣政也不負丞亦不負祖余之知有孚也又不獨以詩矣

喬處後歷試草序

葢海上有三喬生皆菰蘆異品而處後尤稱白

眉處後之伯氏曰仁和令君求以文章經術旗
鼓東南而處後篪之季君平子千里競爽嗣芳
人爲崔龍竇鳳喬氏有焉余校門弟子則三喬
生并褎然遞甲乙它生亡敢以鴈行進者自是
名益噪業益精妻試輒屈其曹偶嘖嘖奇處後
復奇余也蓋余於雲間士若龔與袁杜君遷張
茂卿范更生皆從暗中摸索拔之第一人後先
得雋第進士至三喬生則聲實益鬯將無後來
者愈出愈奇耶乃已酉之役處後幾入彀而失

之今復阨於衡文使者豈余矍眼珠能券于前數子而獨爽于處後世知處後自不乏獨素負人倫鑒有心人之作拔劒盻也其故余不能解卽處後亦自不解以問世人世人亦莫之解而處後獨曰是求齊之未工非子期之難遇也吾且藉他山之攻豈敢效荆人之泣此其意深遠矣處後之文抽獸繭絲如白地明光錦而趣在筆先神超象外又如風前柳雪中梅別韻異香可聞不可卽衡文者或過眼五色豈能終掩其

慧目靈心而皮相處後乎王右丞奏鬱輪袍受
知貴主陳拾遺椎寶琴一日而傾帝京人士文
有定價余雙眼終不錯處後勉矣毋兄仁和公
而溟涬弟之處後名光啓君平名時英千里名
雲將稱海上三喬云

白下音二編序

昔鄭師文學琴於師襄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
舍其琴嘆曰文所存者不在絃志不在聲內不
得於心外不得於氣故不能發手而動絃請假

之以觀其後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秦青餞於郊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復求反終身不敢言去乃知義理無窮一解不如一解之二子者非積習攻苦凝神致志則不能盡師之妙彼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謂天下之美盡在已者則埳鼃海鼈之不覩于百谷王也始盡和之行其白下音也一時都人士豔爲新聲傳摹楮貴予既進之元音天籟矣今　挾策南游既卒業成均不願隸他曹

原缺

每貴品格賤縟華余洒然異之至讀其雍中課秋宅情位言標清務遠跗募銜而首尾接其繪章琢句務求切理厭心雖十易草不爲病以斯知生用意之專凝神之一庶幾哉鍊鎔裁而曉繁略矣然爲文者富於萬篇或貧一字驥左驂駑右服則雅俗不均也夔一足跉踔而行則孤立失朋也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則鑒淺而氣衰也尾閭之波不滿牛山之木無陰則華悴而實槁也有一於斯其瑕立見生蓋有志於玄

澹清曠者將綺交而脉注耶抑慚鳧企鶴耶大司成公許生文謂理方宣而乍斂機疑往而若旋此足以知生此足以盡生之槩生王父觀察公骯髒磊砢以直道蚤廢于蒔再傳得生世其貧裘不問家人產客賃廡者三冬湛精苦誦達丙徹中名大噪三曹六館間今玆以往其益務沿根討葉加膏晞光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弄閑才鋒賈餘文勇恢恢乎振觀縈未竟之緒而登作者壇也是在幼眞矣是在

幼眞矣

廣陵雍士共學錄序

陪京萃　聖祖豐芑之都賢關首闢奉璋峩峩諸以俊彥升雲集圜橋者則畿輔居什之八萃士俗同臭味敦士負笈而觀上國之光如游家塾可朝發而夕至也維揚郎畫江以北然去白門盈盈衣帶一葦可航六館三舍之英薦賢書不乏幾與吳會雁行然去來不一出復無常非若閩浙楚粵之士之能久於其業閱歲不遷者

也今年春蔣溫兩司成在事加意型埴急士如子士贏糧景從不翅川之赴海揚士鼓篋肄誦絃中庚寒暑視昔加倍乃志其一時共學之雅以齒差次書邑里家世如鄉會年籍故事而問序於余余謂士嚶鳴求友志在四方即海內知已天涯比鄰而胡戀戀鄉國為其戀戀鄉國毋亦枌榆之情親桑梓之恭摯聲氣同而于喁合乎然古稱交道優狎孰與弱孌隱密孰與耳餘究之隙末凶終此亡異故面誓而背馳質盡而

貌澤故其爲交不可以旦爾諸士之挾策而來也入林盍簪班荆贈縞亦惟是里社是爲昏姻之好是篤情加昵而恭加綢矣有如善不相示過不相規久不相待遠不相致緣飾氤氳朋比媟黷聯袂通衢把臂大都摳黨於淩囂徵逐於酒食以是爲同是譚拾之市滿林回之醴甘也敬業樂羣之謂何且何以名昆弟而附於同心同德之雅乎易曰出門交有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爾諸士出門同人齒弟兄也

義友朋也余於諸士叨友生誼不敢以怡怡故忘切偲之規故以類族辨物爲同人者告庶其毋昌非幾以就雨司成之型範以稱於豐芑之棫樸則余有厚徼矣

王獻叔詩草序

赤城詩派倡自謝逸老而其季虎之嗣後作者代興才人蔚起若永寧王氏則御史大夫存約莆陽守存敬並以麗藻鴻裁主盟壇坫同時謝宗伯鳴治戴參知師文不翅方軌而馳傳子若

孫于喁接響蓋王氏世不乏靑廂矣上舍獻叔爲蕭守耳孫少讀父書纂乃祖服博士一家之言中遭病廢風雅千秋之業窮以益工其所著秋柳鴈字詩金陵遊草靡不婉轉附物怊悵切情五七近體韻適而章諧歌選古風采流而興逸所謂稽音淸峻阮旨遙深獻叔兼焉宜爲蔡穉舍儀部賞鑒不虛也余竊妄意近代詞家厭薄七子而競爲廉纖體極穎耀豔窮力追新霏霏乎流靡以自妍其細已甚大雅淪亡其何日

之有晩得獻叔引之入林恨相知不早也且從竿慅忳悒中閒引商刻羽之奏不覺神怡而色飛其以平情捐忿導鬱蠲痾所藉正不淺耳昔王筠以詩呈沈約約稱其美曰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知音者希眞奇殆絕余識謝休文而獻叔之家學門風奇絕不減元禮竊自附賞音之列以爲所以相要者政在此也獻叔馬首欲東會余亦解雍務因爲述投分離合之感以題其詩若夫蘘蠖三唐鼓吹六經辭剪美稗風歸麗則

世兩先生箕裘且超筏而上也是在獻叔矣

洪爾昌澹如齋稿序

余友洪爾介參知意氣伉宕前無古人於世尠許可而雅私余逢人說項輒以千秋相命至爲余語其群從爾昌則曰之子吾家駒是可一息八極者余之知爾昌也以參知而爾昌知余則參知誤借之牙齒耳一日爾昌將遊燕行其澹如齋稿如干首過余而問序豈亦以余三折肱之夫可能知醫而土炭瘵嗜猶未忘參知促鄰

時語乎余惟今時文之變極矣正者紬奇奇者亦復紬正天水紛如莁然罔據即令甲綮申猶曰主司誑我吾以詭一朝之遇而柰何求諧於没世不可知之人爲余謂眞正眞奇正不在字句間餖飣夫慧心内融神趣外益意刅游而思綺合則着地皆珠噴壁成畫淡可濃亦可喧可寂亦可而安在其必標禪恱以見奇局宋箋而索正也故以眞正語眞奇正亦諧奇以眞奇語眞正奇亦諧正沿流拾瀋萬口一腔木鳶楮葉

生意索然亦何惑乎奇正之变相駕而变相涵無已時矣今讀爾昌之文奇不入刃正不落塵參濃淡之間居喧寂之會滔滔纚纚似合似離世有耳食目論吾必以爾昌解嘲持此懸國門寧獨洛陽紙貴且令君苗研焚余以是歎洪氏之多奇而參知之言之不謬也蓋參知兩試皆爲第一卷幾占首功而猶心折吾爾昌爾昌第勉之毋以前矛讓人兄參知而弟之也倘參知之幾望於爾昌意在斯乎其[illegible]負之

原缺

送難析角解頋昭若發覆而伊洛濂源不翅披
雺霧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illegible]直指馬公大
府歐陽公記之玆復屬不佞某記先生祠謂某
長玆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不可以無紀
某按吳棘自讓王箪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
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朝五季剝蝕於談
塵荒落於烟雲榛蕪於戎馬悠悠聖脉奄忽長
夜非幾生源流正學引濛汜而中天決江河而
行地而千百年墜緒胡以昭爍於來玆其前紹

周程後啟羅李黼黻章施以迨今日東林諸君子尸祝而俎豆之斯亦千古一時巳然某謂論道於今非不明之患而不行之患非棲玄抉微建鼓標幟之爲尊而斤斤鑿鑿負眞修實用之足貴史稱先生天資高樸實簡易所見一定不須窮究其言義卽敬知卽覺饑食渴飲手持足行卽道皆超然獨解脫宋人支離窠臼至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勤王烏

合之衆宜立統帥一紀律使士用命和議不可恃三鎭不可棄宜責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匡時石畫皆熟情形諳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眞有用道學不與浮淫謬悠闘窾綮而渺功實者埒也乃或呰訾其辟應蔡京晩流佛老以是爲先生雌黃不知先生鴻才卓識行權濟時正善學正叔而融其拘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柰之何阨於權姧

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爲扼腕太息而欲某之論其世也某於諸君子亡能爲役第嘗讀東林會約四要二惑九益九損諄諄持孟子性善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印券其立朝大節嚼嚼侃侃爭國是誅佞舌幸際熙明獲展厥抱它日表旂常而勒鍾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弱宋挾空言以老也學者由諸君子之言以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爲羹墻先生矣是役也侍御顧公

龍禎實捐廠址而後先臺使監司守相若中丞曹公周公直指馬公楊公督學楊公備兵使者鄒公蔡公楊公太府歐陽公王公司馬樊公別駕陳公裴公司李韓公各捐俸錢以佐畚鍤費金三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某更足以金矢營田百畝供春秋事及共學者饘經始於萬曆甲辰初夏考於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橐構焉諸君子者誰顧選部公憲成弟儀部公允成葉尚璽公茂才陳湖州公懋學高大行

公擧龍安吏部公希范劉職方公元珍並以道鳴其鄉長東林社者而諸生馬希尹王紼一孫之賢襄祠事有力法得書

日新書院記

松故未有書院有之自錢肇陽先生始其顏之日新者何大中丞周公取湯盤之義爲先生勗且以新松士俾洗俗學而覓聖眞也先生綺歲志道潛心理解間摅其生平之所自得著證義二篇司南學者而令東萊時獨揭性善之旨擁

阜比都講環橋奕奕萊人士尊之不翅山之宗
岱而川之滙海也旣謝萊事歸爲政丘里里中
士執經戶屨相錯與東林虞山諸君子中分齊
魯矣會有請復西河精舍者格於勞費議中寢
先生慨然獨肩捐槖中裝若干緡鳩工飭材卽
居之左隅闢講堂焉中懸先聖像左晦翁右陽
明羣子衿朝朔望以次質疑送難無憮無譁蓋
不佞登其堂而詹阿圯城言噲噲諸弟子折
角解頤魚魚雅雅而先生復爲之期會要束井

井秩秩一時士笵翕然改觀庶幾白鹿天泉再見今日不佞師帥茲土喜邦人之得師而作新之有日也謹推中丞指爲先生記夫新者因乎故者也日月經天終古如故而終古常新其間晝夜代謝風雨晦冥未嘗一日不變也然貞明之體不因之而少虧豈非其故然者有常而不可易耶維人亦然人之遇親而孝遇長而悌遇赤子而惻隱遇嘑蹴爾汝而不屑不受此眞心也所謂不學不慮孩提之初眞常不壞終古常

新者也聖賢敎人無非提醒此心使反而得其故然理不由色顯機不由人發外來聞見總假非眞辟之凍者望火暍者望水當其止足豈不有濟然所止既去凍暍依然故凡有所假借於外於人者皆望火與水而作生凉燠者也非其故然也易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書曰始終如一時乃日新常人以聞見爲新故銷歇有時聖人以剛健篤實爲新故始終如一一者心之初乾健艮止光之所以内闇而盛德大業由

茲新新而不窮故曰生生之謂易也一則純二則鑿岐見異解蓬蠱起蜎與則新之爲害滋烈夫訓詁新而經術愈晦矣秇文新而士習愈舛矣請比新而律法愈亂矣議論新而國是愈紛矣人心風尚新而刀俎坑阱愈不可方物矣今日世道不憂同而憂異故余於諸士不患知新之不足而患温故之未能夫新不由故出者謂之詭不謂之新王子故朱子者也朱子故孔子者也非孔子之故無以知朱子之新非朱子之故

無以知王子之新先生所為合二國之成而斥

斥於靈明之體察意在斯乎不然倚新為名高

標門別戶啜王陸牙後之慧而陰操戈焉恐陽

明之後又復有新陽明者岐路亡羊日甚一日

余懼諸士之失其故也於是乎記

須江清湖鎮新造九清橋記

出須江南十五里而遥有清湖鎮為閩浙舟車

之會當東南孔道稱要區云湖之水發霧盝山

百折建瓴而下瀦滙於是湍悍奔駛不可以梁

鎮故設榜人二一葦通來往絡繹待濟至褰裳濡足行旅病焉歲丙申余奉

璽書起家越東備兵使者邑令蔣子以鎮諸生吏民之牒來請曰是溪也宜橋蓋前令君業經始斯役矣歲潰歲圮績用弗成則址當奔突故而主藏長或乾沒箕金少予役夫直而就嚙也且置舟夫耗歲緡無算徒委緡水無寧延石是圖一勞慱永逸之為快乎余從史其議因遍上諸大吏咸報可余與參知薛公各捐俸訾佐工

乏而勑將令以興事任力其毋便鄉父老子弟更歎望於我則令遂營焉曰令亡狀其敢呰窳以詒使者羞因石於山因木於水因工於民力橋庶幾其取寄稾哉夫豈不堅而覆簀爲之其又令暴風霧潦以攻一日之費爲乃相水道便利處監橋梁去故址可三十丈有奇召僧某醵巨戶錢諸巨戶各欣然輸擇鄉三老廉幹者爲司正董厥成令復益以祿羨贖鍰旦夕勞來賑畚鍤扶其惰者人人自奮屬重息粲爾百堵並

興未浹朞而就築成之日會余有百粤之命諸生吏民擁馬首前謁迫欲得余言以垂永永余惟徒杠輿梁王政所先溱洧車渡僅稱衆母是役也吏卒贅庸士庶用命爾不費隻鐶廋不煩粒粟行者謳負者歌百年一日令於是母而父矣因漫紀歲月以示來者令而下若丞簿尉各效賄勞得並書云橋考卜於丙申某月某日落成於丁酉某月某日延袤亭障若干丈木石工資費若干緡鄉三老諸生吏民姓氏具碑陰

上海令豫章劉侯去思碑記

豫章劉侯侯海上四稔徵拜春官尚書郎葢用治狀異等云行之日都人士冠仄注者逢衣者垂緌縞帶者諸父老杖者檯者掖者攜者騎者舁者挈榼者饋漿者長跽曲踊者自申浦屬之揚子肩摩棹擊肻相望江干至擁鷁首不得前侯亦爲停橈憫勞涕霑霑衣乃別無論古所稱遮車臥轍卽近代東諸侯遷秩祖帳之盛未有也侯既行都人士若諸父老就北郭置生祠

祠侯而陳參知黃比部兩先生者勒石五父之衢以志侯績蓋庶幾畏壘峴首之遺焉子衿變變思未歇也則謂不佞居中長多士宜別有言惟侯治行未易更僕如亭役賦罷總繇疏河渠出究滯止嚚訟杜浸漁剪豪右夷萑苻則兩先生之術具矣吾曹禀令承教若瞻山斗仰日月柰何越俎而贅疣之貂不足耶亡已在士言士請得揣而僂指其槩度海上之在江以南牒冗征繁什倍它巖邑令晨起鉤校簿書晝漏下六

十刻不遑七筋寧暇問膠庠比者士習佻達挾
文采相抗黨囂構煽材滋多囂乃滋甚士與令
日枘鑿則熟睬旿生睬士士益進退維谷狷狂
亡如獨不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賢則親亡能
則憐之乎吾亦一士士亦一民孰右問左孰左
衿禕孰內田疇孰外横校孰先澤厓孰後菁莪
豈其一體而秦越之侯於士如傷焉下車興學
雅意作人飭澤宮堂廡傑然改觀不翅更始費
舉出月俸民亡與也祭菜鼓篋坐皐比横經講

秋月課歲試剳膏㸑贍餼饟薪熫章相品其尤者登剧青用示風厲賫舉出槖中裝氏亡與也朔望朝諸生延見以時披襟降顏色若坐春風若飲醍醐而升桃李退陽嶠無問良楛人望其腹薪油有給婚喪之絶有助即一二詿誤觸文網亦爲曲加調劑示以矜全以故人人自愛益肆力於絃誦一時譽髦經明行修斌斌爲三吳冠而繼闈南宮裒然得雋者多海士矣大都侯坦衷推赤孳孳急士若家於授庭於訓浸假而

化眉睫士因以爲標浸假而化指臂士因以爲
矢浸假而化肝胆肺臙士因以爲干櫓一年而
象再年而從三年而速肖四年而天成侯示士
若懸鏡士信侯如列眉即吾曹抗顔玆土樂觀
槐市之英濟濟奉璋嶽嶽折角秋毫皆侯賜也
若之何其釋侯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夫
廣厲學官誘進博士眞良有司事也亦安在其
言士而不及民在漢吳公治平用賈生顯文翁
化蜀用張叔著侯以祭父慈媪師帥多士意亦

有策治安朱輪顯遂如買張其人也者傳之史乘以永侯德世世無疆爾多士亦被玆無疆澤豈其冊青象須羹墻片石一豚蹄斗酒而謝滿籌之甄婁此則侯造士之本謀抑亦爾多士所以思侯之上計也其勉旃毋忽侯名一爌字仲嵏起家萬曆乙未進士歷祁門上海令課兩邑最越五載徵令官銓部推擇仍需次補臺省倡而碑侯者諸生朱禮端朱輿張元琛龔爲光並感侯知它日能國士酬者不佞帷中高足弟子

也法得書

重修琵西城大士閣記

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悲憫衆生現三十二應身度閻浮提一切苦厄變化億萬遍華藏香海無盡身雲不可邊量思議今天下無不怙恃推戴若呼吸可通而盼蠁可囑也鎮之西城闉舊有麗譙奉大士像香火其中禱祠勿絶歲久圮不治像亦剝落余以視郡之暇既飭其雉堞復念莊嚴妙相之夷於委露微塵也剖

倖縉新之於是冊楹修修碧桷遁遁堊土黝黝珠瓔奕奕儼焉放五體寶光起瞻壯覩慧燈普照彼岸矣會余有金閶之役信宿一槎夢先慈者三一夕鄰舟不戒於火余在艙中忽傳先慈至止披衣出迎若有神呼之使寤者環視旁舟烈焰四煽去余舟尺有咫耳惶怖頂禮無何反風揚帆余舟從中流遄發亡恙大衆合掌皈依佛力請記之以志靈感余謂夢寐禨祥幾於語怪儒者多言無鬼神若之何其以因果駴世

然考觀音志元豐中王舜封使三韓遇風濤大龜負舟忽覩大士金色晃耀現滿月相龜没而舟乃濟宋車子青泥之難爲虜所掠其母念子燃七燈佛前念觀世音者經年車子忽若有人引之南走陰黑中見七火光前導不覺抵家豈非至性冥通無間幽顯大悲顯化普施津梁疇昔之夢毋耶佛耶汎慈帆度苦海不知佛之爲毋毋之爲佛耶余是以愀然而悲遽然而覺一切衆生無知扞罔羅箝楚而究覆盆者皆慈因

所憫念也矧爲民父母而獨無拯拔弘願夫小夫愚婦語以孝敬多懵然不知奸胥猾史纏以三尺或傲然不顧有巫覡佛媪爲之張皇神鬼譚地獄火城輪刼則亡不人人縮頸而咋舌此其助流政教也捷於道與法矣則斯舉也上以廣慈而教孝下以誘愚而懼兇若洒楊枝水而脫齊民於清冷之淵亦恒河沙中一聚也直夢是踐哉既語大衆退而爲之記

歲修學宮東署紀事

學宮東署左爲堂右爲三友齋齋建自毘陵徐
儆弦先生別有記矣堂之後爲官廨廨之旁爲
庖湢凡若干所歲甲辰余拜一氈海上中秋抵
署署圮弗治戶牖藩壁半屬烏有聞之閽者云
前人每傳舍其官或塗飾不爲歲計解任之後
即以供庖人樵爨守者復棄而侵牟署同廢郵
且爲區脫矣余曰是湫蕪不可居捐橐中裝葺
焉拓廨右斥地營丈室四間爲宴息絃誦之所
余又以丁未避棘試捧檄逐署別拓三友齋後

爲丙舍者二齋秫花卉若木蘭木香辛夷臘梅之屬蓊鬱成林足供淸玩也署路所由形家言不利因修丙方開門門左右爲藥欄種樹以備藩維廢棟頹垣朽柱傾礎無不新也費俸錢四十千有奇窻楹地棚畢具木石皆堅耐勅家僮毋毀傷新木一木一器籍而登之以授守者使後之人按籍而稽倘有差池卽臯之使償庋不孤余拮据之苦心且以明余之兢兢守官不敢傳舍也

重修大覺禪院記

環湖墅而居市廛闤湫有業白叢林兀然其中者大覺禪院也院爲勝國敡額開山建剎者弘辨法師僧世愚也院故名大覺或稱觀世音者正德間恩勅普門寶鏡水月影現也院歲燬于兵遞興遞癈迄今日而布金檀施寶地重開伐石記其事譏關使者善知識蔣光彥也使者方職金穀刀布處喧囮歊蒸之塲一旦而聞大覺之諦强爲說之而强爲記之不幾于夢中語夢

乎且成住壞空等幻也觀音夫覺幻名也鏡幻景也使者幻身也記幻語也幻之不足以存幻亦明矣而安用記為雖然明鏡當臺豈分淨垢幻華雖滅空性長存居塵出塵蓮在泥而不染離幻即覺水涵影而不留況夫應以宰官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則使者亦三十二應之一也雖有記可也圓覺經曰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幻乎覺乎非覺非幻無幻無覺亦覺亦幻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

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其足
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眞知以不知之知
知眞覺以不覺之覺覺覺本無念見念卽乖觀
元無焰着焰卽昧覺非智亦非識觀非耳亦非
月覺無其覺是名大覺觀無其觀是名觀音有
無雙遣色塵不二刻盡覺圓心通法遍乃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使者說是覺巳恍乎惚乎
出寐入寤若開金篦若沃甘露不覺脫火宅而
游清凉極樂界矣院之爲大覺耶觀世音耶夢

耶覺耶幻耶真耶比丘不知使者亦不知也請以證之觀自在菩薩

邢侯汝陰竇公重修安平鎮紫陽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而大司徒又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論其秀登之少學貢之澤宫益其重也故其時菁莪棫樸蔚爲國楨漢興去古未遠諸郡國吏逹逹能嚮文學急儒生其在河南用收賈生著蜀郡用起學官誘進博士著潁川用力行教化興孝悌著一代人才吏治後先

暉映徜與盛矣晩近世所稱良守率庀小辦日黽黽課程書彼方以膠庠爲唐肆俎豆爲康瓠安問逢掖文教皆窳儒效濶疎則職此之由吾泉故文儒之國也而自汝陰竇公來典郡則益申功令而廣厲博士弟子既以其間修古文行學宮清燮圃之旁斥壤而拆節衿髦倒屣下榻不翅焉又時時程耗勸功而進甲乙之諸衿髦人人意滿自以爲得師信邛列肴直指學使者所試八拔弃等具出公前予蓋公濼心天授游

夏之業自昔爲三輔冠故能以經術潤色吏事如此郡西南鄙石井鎮郡一都會也鎮諸生百有奇亦公部中士也蓋自宋嘉定間朱韋齋先生監石井稅而晦菴先生從之講業鎮于是有鄉校後人即其地祀二先生故杏有壇小山叢竹有備皆先生過化之遺也鎮人士絃誦其中修祠事如秩節歲久垣圮間爲豪右牟斂某子甲庀居室削校前地如干尺又屋角衝射爲形家忌諸生昌言而與某子甲鬥其黠奴復凌侮

諸生鎮人士以聞于公會公行部郎単車詣鎮
謁二朱先生祠勒反所侵地而寘奴于法仍諭
某子甲嘉與更始亟葺㧞以贖愆而公復捐俸
以佐工夫之葢芹藻之思施于往哲鸞鳳之治不
罰而化矣諸生悅是舉也聚族而謀所以碑公
者以告余余曰鄭僑不毀鄉挍而鄉挍之謗弭
竇大夫復鄉挍而鄉挍之譽興民情直道今昔
同符且也回面革心幾致刑措輿人之誦不待
三年偉哉作人之功直毋衆人而父之又奚論

河南頴川蜀郡之烈乎爾諸生亦習聞漢事矣河南收賈生非生之通達國體條治安一書則吳公之名不顯蜀郡誘進文學微張叔諸人卒業朱輪顯遂則文翁之化不章頴川功名損於爲相亦其所舉察士亡能光昭之故洵矣師弟子之交引爲重也爾諸生之尸祝紫陽也不啻日月矣余少服朱訓迄今通籍衡春秋闈兩雍士斤斤守帖括不踰繩尺而邇聞士習㢤靡募古師心間竊竺乾柱下之唾餘承謬襲舛至薄

章句爲訓詁而弁髦棄之爾諸生其有之乎是
俎豆而芻狗之也即紫陽且叱去其何攺於憑
陵者之喙吾鎭夙稱鄒魯必不其然今賓公過
化何如紫陽諸士日就冶鑄何如聞知紫陽泰
岱在望模楷一新有不灑然矜奮一意守師說
出入不悖所聞非夫也與時者庶幾有經明行
修之彥出而應薪槱之求人按籍而名曰夫夫
紫陽氏之私淑艾也而賓公所樹士也余修斑
管之業且合循吏儒林以傳公而爾諸生亦幸

託於賈張之後乘其于紫陽不永有光哉不然而徒徵文勒石鋪張以是報公則淺矣固非余所願聞亦非公所以厚期諸士意也余旣推公意以昜諸士復申言未簡曰公治行斌斌出西京良吏上其有德於吾泉最鉅而茲僅僅以吾鎮之績著則兩露一杓耳爾諸士毋亦一斗酒一豚蹄而謝滿溝之既羨乎雖然諸士因思公以思紫陽不負紫陽以不負公公其能無惠徼紫陽爲吾鎮重也耶今廟堂方急公用公公一

再遷而視學開府視學開府必閩中是公之大有造於閩無已時而諸士日夜祝公之終惠吾鎮也又不獨救門七尺碑矣余鎮人也言鎮耳敬以石代言爲鎮人士倡而永公思於弗諼公名子偁字燕雲第萬曆壬辰進士繇地曹郎守吾郡